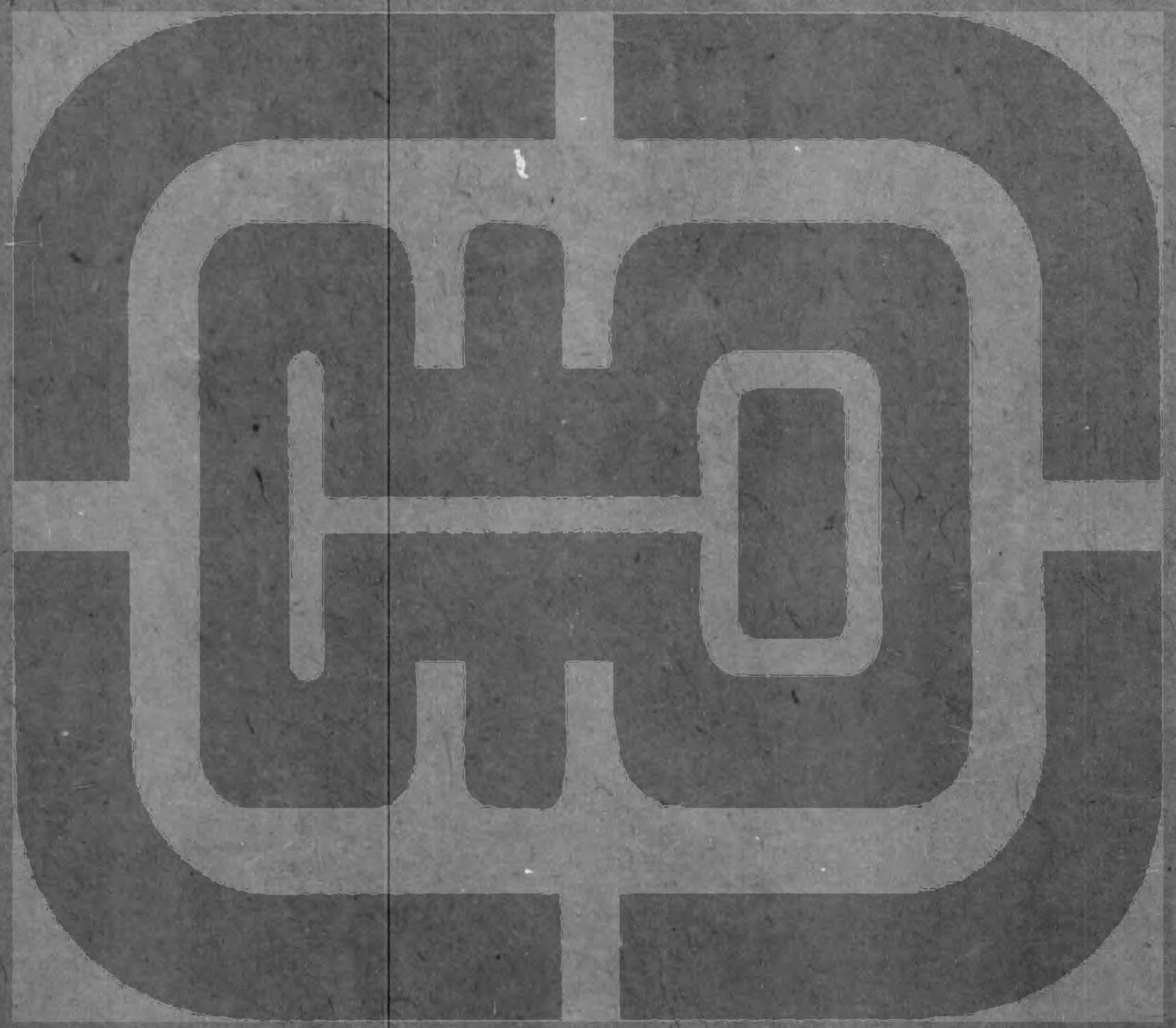


一百十

傳第一　通志一百八十四

史記立佞幸傳前漢北齊不易其名宋曰恩倖臣後魏曰恩倖今總曰佞幸

前漢

鄧通　趙談

淳于長 張放　董賢 王閎

宋

[illegible] 戴明寶 [illegible]顯度　董元嗣　徐爰

[illegible] 于天寶 王道隆　壽寂之 楊運長　姜產之

南[illegible]

[illegible]倩眞　劉係宗

[illegible]法亮　呂文度　綦毋珍之　杜文謙　徐龍駒　曹道剛

呂文顯　茹法珍　梅蟲兒　徐世擽

梁

周石珍　陸驗　徐驎

陳

司馬申　施文慶

沈客卿　孔範

後魏

王叡　子襲椿　王仲興

趙脩　茹皓　常季賢　陳埽靜　徐義恭

趙邕　侯剛

徐紇　鄭儼

郭秀

北齊

[illegible]開　安世根　穆提婆　毋陸令萱

高阿那肱　韓鳳

前漢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才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鵔鸃貝帶傳脂粉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從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秺侯金賞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爲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爲愛幸其人謹勅無所虧損爲其少妻所毒薨國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黃頭郎濯直教反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日日

冀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間如通家遊戲然通無它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嘗爲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謂曰天下誰最愛我者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癰太子齰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常爲上齰之太子大慙繇是心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者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頹當之孫也武帝爲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上已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

大夫賞賜儗鄧通始時嫣常與上卧起江都王入朝得從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由此銜嫣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奸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能得嫣遂死弟說亦愛幸以軍功封案道侯巫蠱時爲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雒侯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

淳于長字子鴻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爲黃門郎未得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帝帝嘉長義拜爲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爲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廼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弊海內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爲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

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絫鉅萬多畜妻妾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后姊孀爲龍頟思侯夫人寡居長與孀私通因取爲小妻許后因孀賂遺長欲求復爲倢伃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爲白上立以爲左皇后孀每入長定宮輒與孀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戚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孀受長定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具言其罪過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乃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爲侍中奉兩宮使親密紅陽侯立獨不得爲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爲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爲長言於

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
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
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皋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
徙合浦母若歸故郡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郡守
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爲大司馬久之還長母
及子酺於長安後酺有辠莽復殺之徙其家屬歸故郡
始長以外親親近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
卧起俱爲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

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爲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爲人
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
賢邪因引上與語拜黃門郎由是始幸問及其父爲雲
中候即日徵爲霸陵令遷光祿大夫寵愛日甚爲駙馬
都尉侍中出則驂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貲
震朝廷嘗與上卧起嘗晝寢偏藉上褒上欲起賢未覺
不欲動賢乃斷褒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
善爲媚以自固每賜浴沐不肯出常留中視賢樂上以
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遍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

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
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
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爲少府賜爵關內
侯食邑復徙爲衛尉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弟爲執
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
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
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
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
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則

柏題湊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上欲侯賢
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
祀祝詛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
東平事者廼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躬宜陵侯寵
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
內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諍以賢爲亂國制度嘉
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
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
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

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寖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令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群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賢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待賢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又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爲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即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爲郡守病免爲中郎將

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爲賢弟寬信求
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初上冊封賢爲大司馬其六
有曰允執其中至是咸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
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老
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智略聞咸言
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
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
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
酒所從容視賢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
下乃高皇帝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奉承宗廟當
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悅左
右皆恐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筦新成功堅其
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
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謂度賢內憂不能對
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
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曰幸甚太后遣使者召
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勑賢帝病不親醫藥恭止賢
不得出入宮殿司馬門中賢不知所爲詣闕免冠徒跣

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策免賢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訴視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罪大親屬不宜在中土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讙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贏訴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他辠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陶王莽時爲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閭閎修善謹勑共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閎子補吏至墨綬卒官開咸外孫云

宋

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爲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咸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千萬錢法興少賣葛於山陰市後爲尚書倉部令史

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得法興爲
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爲孝武征虜撫軍記室掾及徙江
州仍補南中郎典籤帝於巴口建義法興與典籤戴明
寶參閑俱轉參軍督護及上即位並爲南臺侍御史同
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
年爲南魯郡太守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初三典
籤並以南下預密謀封法興吳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
閑時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給事中太子旅賁中郎將
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

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倚任隆密魯
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
文史爲上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
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決
內外諸雜事多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
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毀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
大通人事多納貨賂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
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爲揚州
從事與上參貴御物六宮嘗出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

馳驟去來上大怒賜敬死繫明寶尚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孝武崩前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録尚書事任同總己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制勑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立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宜云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筭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常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眞天子帝爲贋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顏柳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免法興官徙付遠郡尋於家賜死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視牡籥死一宿又殺其

二子截法興棺兩和籍沒財物法興能爲文章頗行於
世死後帝勑巢尚之曰不謂法興積釁累愆遂至於此
吾今自覽萬機卿等宜竭盡誠力尚之時爲新安王子
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爲撫軍諮議
參軍太守如故明帝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
清河太守累遷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病卒戴明寶南
東海丹徒人亦歷員外散騎常侍給事中孝武時帶南
清河太守前廢帝即位權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明
帝初天下反叛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後坐

納貨賄繫尚方尋被宥位宣城太守昇明初以老拜太
中大夫病卒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等俱爲
孝武南中郎典籤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會元凶弑逆
遣元嗣南還報上以徐湛之等反上時在巴口元嗣具
言弑逆狀上遣元嗣下都奉表於劭既而上舉義兵劭
詔責元嗣元嗣答云始王未有反謀劭不信備加考掠
不伏遂死事孝武帝剋京師贈員外散騎侍郎使文士
蘇寶生爲之誄焉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郯人
官至員外散騎侍郎孝武嘗使督領人功而苛虐無道

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自經死時
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人間謠曰寧得建
康壓頭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
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爲百姓所疾此當除
之左右因唱爾即日宣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岑昏焉
徐爰字長王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以與傳亮父同
名亮啓改爲爰初爲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北
征微密有意理爲武帝所知少帝在東宮入侍左右文
帝初又見親任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

御史始與王濬後行參軍復侍太子於東宮遷員外散
騎侍郎文帝每出軍常懸授兵畧二十九年重遣王玄
謨等北侵配爰五百人隨軍碻磝銜中旨臨時宣示孝武
至新亭大將軍江夏王義恭南奔爰時在殿內誑劭追義
恭因即得南走時孝武將即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
爰素諳其事既至莫不喜悅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後
兼尚書右丞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
創國史孝武初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
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

作而專爲一家之書上表起元義熙爲王業之始載序
宣力爲功臣之斷桓玄篡竊同於王莽雖靈武克殄自
詳之晉録及犯命干紀受戮霸朝雖在揖禪之前皆著
之宋策國典體大方無不朽請別加詳議於是内外博
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議宜以義熙元
年爲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
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爲始太學博士虞龢謂宜以開國
爲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録二漢前史已有成例
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孝武崩營景寧陵爰以本

官兼將作大匠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頗涉書
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既長於附
會又飾以典文故爲文帝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
廷大禮儀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過人者既
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孝武崩公除後晉安王子
勛侍讀博士諮爰宜晉業與否爰答曰居喪讀喪禮習
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眞博士又諮爰爰曰小功廢業
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如此前廢帝凶暴殿省
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終始無忤誅群公後以

爰爲黃門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吳平縣子寵
待隆密群臣莫比帝每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
輦爰亦預焉明帝即位以黃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兼
尚書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作並如故爰執權日久
上在蕃素所不悅及景和世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益
銜之泰始三年詔暴其罪徙交州及行又詔除廣州統
內郡有司奏以爲宋隆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詔
聽還仍除南康郡丞明帝崩還都以爰爲濟南太守復
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身歷七朝年八十二爰子希

秀甚有學解亦閑篆隸正覺禪靈二寺碑即希秀書也
爰之徙交州明帝召希秀謂曰比當令卿父還希秀再
拜答曰臣父年老恐不及後恩帝大嗟賞即召爰還希
秀位驍騎將軍淮南太守子泓甚閑吏職而在事刻薄
於人少恩仕齊歷位臺郎秣陵建康令湘東太守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元嘉中出身爲臺小史明帝初
出閣選爲主衣後又請爲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明
帝被拘於殿內住在祕書省爲帝所疑大禍將至計無
從出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

謀共廢立時直閤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
盛丹楊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明帝有舊方
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大悅先是帝立皇后普斬
撤諸王奄人明帝左右錢藍生亦在例事畢未被遣密
使藍生候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輒以告淳
于文祖令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
出幸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主並侍側
明帝猶在祕書省不被召益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
陽朱幼又告主衣吳興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
產之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
戴明寶並響應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
門鼓時幼預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
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閤將軍宗越等其夕並聽出外裝
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閤僧整是柳光世鄉人光
世要之即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及所領壯
士會稽富靈符吳郡俞道龍丹楊宋達之陽平田嗣並
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事泄
不煩多人時巫覡言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

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主並從帝素不悅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等成謀又慮禍至抽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逵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而走寂之追而弑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明帝即位論功行封壽寂之姜產之佃夫王道隆淳于文祖李道兒繆方盛周登之等七人皆封縣侯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逵之等六人皆封縣子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度淮爲寇山陽太守陳天祚又反佃夫與諸軍破薛索兒降天祚後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侍太子於東宮泰始四年以本官兼游擊將軍及輔國將軍蓋次陽與二衛參貞直次陽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位冠軍將軍卒時佃夫及王道隆楊運長並執權亞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嘗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入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匹嫌

少不答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
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
京邑莫不法効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
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值佃夫出行中
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備具
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
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
過也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
不次之位捉車人虎賁中郎將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

賤莫不自結而矜慠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
吳郡張澹數人而已明帝晏駕後廢帝即位佃夫權任
轉重兼中書通書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登
用張澹為武陵郡左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
稱勑施行又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為廣州
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佃夫見張氏悅之頻求於恢
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卿惜指
不知天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如此類粲等並
不敢執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衛將軍明年改領

驍騎將軍遷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時廢帝
猖狂好出游走始出宮猶整羽儀隊仗俄而棄部伍單
騎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內外莫不憂懼佃
夫密與直閤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謀兵
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出常留
隊仗主樂游苑駐棄仗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隊仗
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為揚州
刺史輔政與申伯宗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其
事不行于天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

光祿外邸賜死佃夫幼等罪止一身餘無所問朱幼參
始初為外監配衣諸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官陟三品
為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于天寶其先胡人
豫竹林堂功元徽中封鄂縣子發佃夫謀以為清河太
守右軍將軍昇明中齊高帝以其反覆賜死壽寂之位
太子屯騎校尉南泰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無窮有一
不從便切齒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鞭尉吏斫
邏將後為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至豫章謀反乃殺之姜
產之位南濟陽太守後北侵魏戰敗見殺王道隆吳興

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道隆亦知書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道隆爲明帝所委過於佃夫而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既久家產豐積豪麗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乃以討佃夫道隆及楊運長爲名休範奄至新亭見殺楊運長宣城懷安人素善射爲射師性謹慤爲明帝委信及即位親遇甚厚後廢帝即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運長質木廉正脩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爲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爲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順帝即位運長爲宣城太守尋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齊高帝遣驃騎司馬崔文仲誅之

南齊

紀僧眞丹楊建康人也少隨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眞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如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眞事之愈謹惠開臨終

歎曰紀僧眞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以僧眞託劉秉周顒
初惠開在益州益州反被圍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
尋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僧眞
曰我子弟見在者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惠開沒僧
眞憶其言乃請事高帝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令荅遠
近書疏自寒官歷至高帝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眞夢蒿
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生
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元徽初從高帝出頓新亭
拒桂陽賊有功除南臺御史高帝領軍功曹高帝將廢

立謀之袁粲褚[illegible]不自保天
下之[illegible]任袁褚明公豈得[illegible]然坐[illegible]夷滅存亡之機
仰希熟慮高帝納之高帝欲度廣陵起兵僧眞又曰主
上雖復狂釁而累世皇基猶固盤石今百口北度何必
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明公爲逆何
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胡中竊謂此非萬全策也
高帝曰卿顧家豈得逐我行邪僧眞頓首稱無貳昇明
元年除員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給事中高帝坐東府
高樓望石頭城僧眞在側上曰諸將勸我攻袁劉我意

未願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高帝入朝堂石頭反夜高
帝遣衆軍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
不測僧眞謂衆曰叫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
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上出
頓新亭使僧眞領軍千人在帳內初上在領軍府僧眞
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眞上觀之笑曰
我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陰脩理城得古錫跌九枚
大數尺下有篆文莫能識者僧眞省事獨曰何須辯此
文字此自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高帝曰卿

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剋日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
難僧眞具請上更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
亦當致小狼狽此何異滹沱之氷轉齊國中書舍人建
元初帶東燕令封新陽縣男轉羽林監遷尚書主客郎
太尉中兵參軍兼中書舍人高帝疾甚令僧眞典遺詔
永明元年丁父喪起爲建威將軍尋除南太山太守又
爲舍人僧眞容貌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
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眞堂堂貴人所不及也諸權要
中最被眄遇後除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

武帝崩僧眞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眞歷朝驅使建武初除游擊將軍兼司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眞臨郡僧眞啓進其弟僧猛爲鎭蠻護軍晉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爲廬陵內史卒于官弟僧猛卒於晉熙太守兄弟皆有風姿舉止並善隸書僧猛又能巫白書作飛白賦僧眞子交卿甚有解用宋時有道人秣法持與高帝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爲僧正建元初罷道爲寧朔將軍封州陵男二年遣法持爲軍主領支軍救援朐山永明四年坐役使各將奪其錢

禀削封云

劉係宗丹楊人也少便書畫爲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勅沈慶之赦係宗以爲東宮侍書泰始中爲主書以寒宦累至勳品元徽初爲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始興南亭侯帶秣陵令高帝廢蒼梧明旦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勅高帝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勅令及四方書疏便主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高帝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初爲右將

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自解起復本職四
年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
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人伍係宗還
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帖甚快也賜係
宗錢帛上欲脩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啓誨役在東人
丁隨寓之爲逆者上從之後車駕出講武上履行白下
城曰劉係宗爲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魏使書常令係
宗題答祕書局皆隸之再爲少府鬱林即位除寧朔將
軍宣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武帝常云學士

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
融數百人於事何益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史歷齋幹
扶侍孝武末年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
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
緣啓出家得爲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累至高
帝冠軍府行參軍及武帝鎮湓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
留爲武帝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便辟
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建元初度東宮主書除奉朝

請補東宮通事舍人武帝即位仍爲中書通事舍人除
員外郎帶南濟陰太守與會稽呂文度臨海呂文顯並
以姦佞諂事武帝文度爲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軍守
虛位而已天文寺常以上將星占文度吉凶文度尤見
委信上嘗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復何憂天下不
寧文度既見委用大納財賄廣開宅宇盛起土山奇禽
怪樹皆聚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又啓上籍被却
者悉充遠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陽人唐寓之因
此聚黨爲亂鼓行而東乃於錢唐縣僭號以新城戍爲

僞宮以錢唐縣爲僞太子宮置百官皆備三吳却籍者
奔之衆至三萬竊稱吳國僞年號興平其源始於虞玩
之而成於文度事見虞玩之傳法亮文度並勢傾天下
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永明
二年封望蔡縣男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司徒中
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
亮宣旨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法亮疑畏
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尹
略軍事平法亮至江陵誅賞處分皆稱勅斷決軍還上

悔誅子響法亮被責少時稱任如舊廣開宅宇私齋光
麗與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齋也宅後爲魚池釣
臺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苑囿所
不能及鬱林即位除步兵校尉時有綦母珍之居舍人
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
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帝給珍之宅
宅邊又有空宅從即併取輒令材官營作不關詔旨材
官將軍細作丞相語云寧拒至尊勑不可違舍人命珍
之母隨弟欽之作暨陽令欽之罷縣還珍之迎母至湖

熟輒將青氅百人自隨鼓角橫吹都下富人追役者百
數欽之自行佐作縣還除廬陵王驃騎參軍又詐宣勑
使欽之領青氅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
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蔣王廟乞願得三公封
郡王啓帝求封朝議未許又自陳曰珍之西州伏事侍
從入宮契濶心膂竭盡誠力王融姦謀潛構自非珍之
翼衛扶持事在不測今惜千户侯誰爲官使者又有牒
自論於朝廷曰當世祖晏駕之時內外紛擾珍之手抱
至尊口行處分忠誠契濶人誰不知今希千户侯於分

非過乃許三百户瞋恚形於言色進爲五百户又不肯受明帝議誅之乃許封汝南縣有杜文謙者吳郡錢唐人帝爲南郡王文謙侍五經文句歷太學博士出爲溧陽令未之職會明帝知權蕭諶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爲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答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輙與趙越常徐僧亮萬靈會共語皆攘袂搥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魏僧勔殺蕭諶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

兩都伯力耳其次則遣荊軻豫讓之徒因諮事左手頓其胷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録君稱勑賜死父母爲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之耻與龍駒共詔因求別立事未及行而事敗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版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版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版官何須問帝大笑珍之時爲左將軍南彭城太守領中書通事舍人正直宿宣

旨使即往蔣王廟祈福因收送廷尉與周奉叔杜文謙同死文謙有學行善言吐其父聞其死曰吾所以憂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復何恨哉王經毋所以欣經之義也時人美其言龍駒以閹人本給安陸侯後度東宮爲齋帥帝即位以後便佞見寵凡諸鄙黷雜事皆所誘勸位羽林監後閤舍人黃門署令淮陵太守帝爲龍駒置嬪御妓樂常往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桉代帝畫勑內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之徒莫之能比封惠懷縣男事未行明帝請誅之懇至乃見許曹道剛廢帝之日直閤省蕭諶先入若欲論事兵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胷死因進宮內廢帝直後徐僧亮盛怒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見殺道剛字景昭彭城人性質直帝雖與之狎而未嘗敢詶帝說市里雜事以爲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人韓護善騎馬帝嘗呼入華林園令騎大賞狎之道剛出謂明帝主上猶是小兒左右皆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聞韓護與天子齊馬並馳此導人君於危地道剛欲殺之既而遣人刺殺護及道剛死張融謂劉繪曰道剛似不爲

諂亦復不免也答曰夫徑寸之珠非不寶也而蜂之所病云何不療之哉此道剛所以死也明帝即位高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主署文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先是延昌殿爲武帝陰室藏諸服御二少帝並居西殿及明帝居東齋開陰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歔欷流涕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勑宣慰諸郡無所受納東昏即位出法亮爲大司農中書權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出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也昇明初爲高帝錄尚書省事累遷殿中御史後爲秣陵令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爲中書通事舍人文顯臨事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爲舍人並見親幸多四方餉遺並造大宅聚山開池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戶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爲期謂之小蒲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咸數百萬舍人茹法亮於衆中語人曰

何須一覓外禄此一户内年辦一百萬蓋約言之也其後玄
象失度史官奏宜脩祈禳之禮王儉聞之謂上曰天文
乖忤此禍由匹户仍奏文顯罪狀遷江中郎將南東莞太守
雖納之而不能改也文顯罪狀遷江中郎將南東莞太守
故事府州部内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後云謹籤
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典之秩五品
吏宋初改為七職宋氏晚運多以幼小皇子為方鎮時
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大明太始中
長王臨藩素族出鎮莫不皆出内教命刺史不得專其
仔也宗慤為豫州呂喜公為典籤慤刑政所施喜公每
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政得一州
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
此以後權寄彌隆典籤遞互還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
閒言訪以方事剌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
折節推奉恒慮不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藩君劉道濟
柯孟孫等女妓屢發露雖即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
輔政深知之始制諸州急事宜密有所論不得遣典籤
還都而典籤之任始輕後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

武永元之世至尚書右丞少府卿卒官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也齊東昏時並爲制局
監俱見愛幸自江祏始安王遥光等誅後及左右應勅
捉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勅權奪人主都下爲
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勅須得富豪事御刀時又有新
蔡人徐世檦尤見寵信自殿内主帥爲直閤驍騎將軍
凡諸殺戮皆世檦所勸殺徐孝嗣後封臨汝縣子陳顯
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
實在世檦當時權勢傾法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
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貨[illegible]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遂
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彊世[illegible]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
知之發其事收得千餘人[illegible]及呪詛文又畫帝十餘形
像備爲刑斬刺射支解之[illegible]而自作己像著通天冠袞
服題云徐氏皇帝永光二[illegible]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
兒用事並爲外監口稱詔[illegible]中書舍人王咺之與相脣
齒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
珍封餘干縣男蟲兒封[illegible]陵縣男崔慧景之平曲赦都
下及南兗州本以宥賊黨[illegible]而群凶用事刑辟不依詔書

無罪家富者不論赦令皆不受戮籍其家產與慧景深
相關爲盡力而家貧者無所問始安顯達時亦已如
此至慧景平復然或說王咺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
咺之曰政當復有赦耳後赦群小誅戮亦復如先帝自
群公誅後無復忌憚無不游走所幸潘妃本姓俞名
尼子王敬則妓也或云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
是改姓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帝呼寶慶及法珍爲
阿父蟲兒及東冶營兵命靈運爲阿兒帝與法珍等俱
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人作膳爲市中雜語以爲諧

謔又常輕騎戎服往諸勑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
奄人王宅孫年十三四爲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
王咺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勑乃至騎
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其佐成昏亂者
法珍蟲兒及王咺之俞寶慶俞靈運祝靈勇范亮之徐
僧重時崇濟芮安泰劉文泰呂文慶胡輝光繆買養章
道之楊敬子李粲之周[illegible]之范曇濟石曇悅張惡奴王
勝公王懷藻梅師濟鄒[illegible]鬼史元益王靈範席休文解
滂及太史令昭文叔大巫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又有奄

官王寶孫王法昭許朗之許伯孫方佛念馬僧猛盛邵
王竺兒隨要袁係世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又朱興
光爲茹法珍所疾得罪被繫豐勇之與王珍國相知行
殺皆免初左右刀勑之徒恣號爲鬼官中訛云趙鬼食
鴨劚諸鬼盡著調當時莫有梁武平建鄴東昏死群小
一時誅滅故稱爲諸鬼也間以細剉肉糅以薑桂曰
劚意者以凶黨皆細剉而[illegible]之也

梁

周石珍建康之厮隸也世[illegible]販絹爲業天監中稍遷至
宣傳左右身長七尺頗閑應對後遂至制局監帶開陽
令歷位直閤將軍太清三年封南豐縣侯猶領制局臺
城未陷已射書與侯景相結門初開石珍猶侍左右時
賊遣其徒入直殿內或驅馬出入殿庭武帝方坐文德
殿怪問之石珍曰皆丞相甲士上曰何物丞相對曰侯
丞相上怒叱之曰是名侯景何謂丞相石珍求媚於賊
乃養其黨田遷以爲己子遷亦父事之景篡位制度羽
儀皆石珍自出景平後及中書舍人嚴亶等送于江陵
亶本爲齋監居臺省積久多閑故實在賊居要亞於石

珍及簡文見立亶學北人着靴上殿無肅恭之禮有怪之者亶曰吾豈畏劉禪乎從景圍巴陵郡叫曰荊州郡何不送降及至江陵將刑於市泣謂石珍曰吾等死亦是罪盈石珍與其子昇相抱哭亶謂監刑人曰傳語河東王不有廢也君何以興俱腰斬自是更殺賊黨以版柙若釘釘之不復得語

陸驗徐驎並吳郡吳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illegible]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貲以事權貴朱异其邑子[illegible]嘗有德遂言於武帝拔之與徐驎兩人遞爲少府丞太市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爲生犀驗驎並以貪刻爲務百賈畏之异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傳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卹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驗竟以侵削爲能數年遂登列棘鳴佩珥貂

並肩英彥仕至太子右衛率卒贈右衛將軍遠近聞其死莫不快之驎素爲邵陵王綸所憾太清二年爲綸所殺

陳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也祖慧遠梁都水使者父玄通梁尚書左戶郎申早有風槩十四便善弈碁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溉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焉呼與碁申每有妙思异觀而奇之因引申游處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誓擔土菜食終身梁元帝承制累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僧辯據巴陵每進策皆見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鞬汗馬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績僧辯之討陸納也于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辯蒙楯而行會裴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太建中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集于縣庭復爲東宮通事舍人叔陵之肆逆也事既不捷出據東府申馳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後主深嘉焉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文招縣伯兼中書通事

舍人遷右衛將軍歷事三帝內掌機密頗作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遍罹其殃參預謀謨乃於外宣說以爲己力省中秘事往往泄漏性又果敢善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己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靡初尚書右僕射沈君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於後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宗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宮臣陛寧忘之邪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譖殺傅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孔範是以文武解體至於覆滅申嘗晝寢於尚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爲譖賢之効也後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故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爲侯謚曰忠及葬後主自爲製誌銘子秀嗣官至太子舍人

施文慶不知何許人也家本吏門至文慶好學頗涉書史後主之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即位擢爲中書舍人仍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彊記明閑吏職心筭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

自太建以來吏道疏簡百司弛縱文慶盡其力用無所
縱捨分官聯事莫不振懼又引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
慧景等云有吏能後主信之然並不達大體督責苛碎
聚斂無厭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後主益以文慶爲能尤
更親重內外衆事無不委任累遷太子左衛率舍人如
故禎明三年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
和後主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群臣少恩恐
不爲用無所任者乃擢文慶爲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
兵一千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

居外後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
間二人共掌機密時隋軍大舉分道而進尚書僕射袁
憲驃騎將軍蕭摩訶及文武群臣持議請於京口採石
置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文慶恐
無兵從己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
俱言於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即爲通奏
憲等以爲然二人齎啓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
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
至憲等慇懃奏請至于再三文慶等曰元會將逼南郊

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後主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對曰如此則聲聞隣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爲之游說後主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總又抑憲等由是未決而隋師濟江後主性怯懦不達軍事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之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服宮迫此事機那可專信凡有所啓請經略之計並皆不行尋勑文慶領兵頓于樂游苑陳亡隋晉王廣以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耳目比黨數人並於石闕前斬之以謝百姓

沈客卿吳興武康人也美風采善談論博涉書史與施文慶少相親昵累遷至尚書儀曹郎聰明有口辯頗知故事每朝廷體式吉凶儀注凡所疑議客卿斟酌裁斷理雖有不經而衆莫能屈事多施行至德初以爲中書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以舊制軍人士人二品清官並無關市之稅後主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有所興造恒若不給客卿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爲事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估而又增重其舊於是

以陽惠明爲太市令陳慧景爲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
[illegible]小吏考校簿領[illegible]不差糺擿嚴急百姓嗟怨而
客卿居舍人總以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後
主大悅尋加客卿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舍人如故惠朗
惠景奉朝請禎明三年客卿遂與文慶俱掌機密隋師
至文慶出頓樂游苑內外事客卿總焉臺城失守隋晉
王以客卿重賦厚斂以悅於上與文慶暨惠景陽惠朗
等俱斬於石闕前徐哲不知何許人也施文慶引爲制
局監掌刑法亦與客卿同誅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景偉齊散騎常侍祖
滔梁海鹽令父岱歷職清顯範少好學博涉書史太建
中位宣惠江夏王長史後主即位爲都官尚書與江總
等並爲狎客範容止都雅文章贍麗又善五言詩尤見
親愛後主性愚很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爲文飾
稱揚贊美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爲兄妹寵遇
優渥言聽計從朝廷公卿咸畏範範因驕矜以爲文武
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
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

範並以爲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
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爲備防文慶沮壞之後主未決範
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度邊將欲作功
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
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亡後主笑以爲
然故不深備尋而隋將賀若弼陷南徐州執城主莊元
始韓擒虎陷南豫州敗水軍都督高文泰與中領軍魯
廣達頓于白塔寺後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範素於武
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負販輕薄多從之高麗百濟崑崙

諸夷並受督時任蠻奴請不戰而已渡江攻其大軍又
司馬消難言於後主曰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虎相應
鼓聲交震人情必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
其妻子重其賞賜陛下以精兵萬人守城莫出不過十
日食盡二將之頭可致闕下範冀欲立功志在於戰乃
曰司馬消難狼子野心任蠻奴淮南傖士語並不可信
事遂不行隋軍既逼蠻奴又欲爲持久計範又奏請作
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
以抗隋師未陣而北範脫身遁免尋與後主俱入長安

初晉王廣祈戮陳五佞人範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過惡未彰故免及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並暴其過惡名爲四罪人流之遠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儀並琅邪人瑳刻薄貪鄙忌才害能儀候意承顏傾巧側媚又獻其二女以求親昵瓘險慘苛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

後魏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位終於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菱侯謚曰敬叡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景穆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爲太卜中散稍遷爲令領太史永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爲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預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寮與諸方客臨虎圈有猛虎逸登閣道幾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虎乃退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叡與東陽王丕

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羲爲傅中郎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爲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首惡餘從原赦不亦善乎孝文從之得免者千餘人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翫繒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載閹官防致前後巨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盡皆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賚賜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孝文及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陳情并言刑政得失尋薨孝文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祕器宕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孝文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爲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立叡祠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祠五家又詔褒揚叡圖其捍猛獸狀於諸殿令高允爲之讚京邑士女諂稱叡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詔班樂府合樂奏之初叡女妻李沖兄子蕤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

將行先入宮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帳中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絰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曰定追東叡母賈氏爲妃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

太原晉陽故地子襲字元孫叡薨孝文詔襲代領都曹爲尚書令領吏部曹後襲主爵例降爲公太后崩後襲禮遇稍薄不復關預時事後出爲并州刺史輿駕詣洛路幸其州人庶多爲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美或云襲所教也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卒贈豫州刺史謚曰質襲弟椿字元壽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由是正光中元乂將營明堂辟雍欲徵爲將作大匠椿聞而固

辭孝昌中爾朱榮以汾州胡逆表椿慰勞汾胡汾胡與
椿並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事寧授太原太守以預立
莊帝功封遼陽縣子尋轉封眞定縣永熙中除瀛州刺
史時有風電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言政事之
宜椿性嚴察下不容姦所在吏人畏之重足天平末更
滿還鄉初椿於宅構起聽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
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太
原未幾爾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神武
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

後以老病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卒贈尚書左
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謚曰文恭及葬齊神武親自弔
送椿妻鉅鹿魏悅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
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馳赴膚容虧損親類
歎尚之爾朱榮妻北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
以爲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飾爲意撫兄子牧情
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給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卒
贈鉅鹿郡君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
王仲興趙郡南欒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

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累遷越騎校尉孝文在焉圈自不豫大漸迄于崩仲興頗侍護宣武即位轉左中郎將及帝親政與趙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偪僭無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爲震駭帝遣仲興先馳入金墉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參機要因自廻焉圈侍疾及入金墉功遂封上黨郡開國公自拜武衛及受封日車駕每臨饗其宅宣武游幸仲興常侍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寮亦從其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賞報過優北海王詳嘗以面啓奏請降減事久不決可久在徐州特仲興寵勢輕侮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乃令童僕邀毆長壽遂折其臂州以表聞北海王詳因百寮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佐遂致此紛紜以徹荒外豈不爲國醜辱仲興是後漸疎宣武乃下詔奪其封邑後卒於并州刺史宣武時又有上谷寇猛少以姿幹充虎賁稍遷至武

故自散騎爲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爲雍州大中正尚書後

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益州
大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卒贈燕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也父謐陽武令脩本給事東
宮爲白衣左右頗有膂力宣武踐阼愛遇日隆然天性
闇塞不閑書疏宣武親政旬月間頻有轉授每受除設
宴帝幸其宅諸王公百寮悉從帝親見其母脩能劇飲
至於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
致困亂每適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
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肇及脩脩之葬父百官

自王公已下無不亭祭酒犢祭奠之具塡塞門街於京
師爲制碑銘獸石柱皆發人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
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皆出於官時將
馬射宣武留脩過之帝如射宮又驂乘輅車旒竿觸東
門折脩恐不逮葬日驛赴窆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
十人脩道路嬉戲殆無慼容或與賓客姦掠婦女裸觀
從者噂踏喧譁詬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爲脩
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
王其四面鄰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

史大郡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慠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外左右或諷糾其辠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少薄初王顯附脩後因忿鬩密伺其過列脩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擽謀匿玉印事高肇甄琛等構成其辠乃密以聞始琛及李馮等曲事脩無所不至懼相連及乃爭共糾擿遂有詔按其罪惡鞭之一百徙敦煌爲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摴蒱籌未及畢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辠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腹博碩堪忍楚痛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悉棄絕之以示己之踈遠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也父謙之本名要隨宋巴陵王休若爲將至彭城寓居淮陽上黨年十五六爲縣金曹吏

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舉充孝文白衣左右宣武踐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宣武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車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帝親政皓眷賚日隆時趙脩亦被幸妬之求出皓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內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其父因皓訟理舊勳先除兗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接皓忻於去內不以踈外為戚及趙脩等敗竟獲全皓雖起細微為守乃清簡寡事後授左中郎將領直閤寵侍如前皓既官達自云本出鴈門鴈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請為肆州大中正詔特依許遷驍騎將軍領華材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於天淵池西採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潁羅蒔其間經構樓觀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帝心悅之以時臨幸焉皓貴寵日昇關預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祗憚之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帝為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為弟娉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許詳勸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為婚姻也延明乃從之皓頗敏慧折節下人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

盈積起宅宮西朝貴弗之及也時帝雖親萬機皓率常
居內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
不已方欲陳馬圈從先帝勞更希榮舉初脩皓之寵北
海王詳皆附之又直閤劉胄本爲詳所薦常感恩高肇
素嫉諸王常規陷害既知詳與皓交關相昵乃構之云
皓等將有異謀宣武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季賢
陳埽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
南臺翌日奏處殺之皓妻被髮出堂而迎皓皓徑入哭
別食椒而死胄字元孫後位直閤將軍季賢起於主馬

宣武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司藥丞仍主廐閑埽靜徐
義恭並彭城舊營人埽靜能爲宣武典櫛梳義恭善執
衣服並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侔官叙不異二人皆
奉承皓皓亦接眷而埽靜偏爲親密與皓常在左右畧
不歸休皓敗埽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皓等死後
彌見幸信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崩于懷中義恭諂
附元乂乂有淫宴多在其宅位終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也潔白美鬚眉司空李沖之
貴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磨奔走之役

沖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束帶謁沖者時託之以自通太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宣武即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微與趙修結爲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父怡以邕寵召拜太常少卿尋爲荊州大中正出爲荊州刺史怡乃致其母喪葬於宛城之南趙氏舊墟後拜金紫光祿大夫卒贈相州刺史宣武每出入郊廟趙恒以常侍兼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論號爲二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荊州邕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爲荊州大中正罷宣武崩邕兼給事黃門後爲幽州刺史貪與范陽盧氏爲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考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免邕坐處死會赦免孝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出寒微少以善於鼎俎得進膳出入積官至晉食典御宣武以其質直賜名剛焉稍遷左中郎將領刀劒左右後領太子中庶子宣武崩剛與侍中崔光迎明帝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侯俄爲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進爵爲公熙平中侍中游肇出爲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

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
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剛能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
長孫承業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
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爲我舉食然公坐對集敬遇不虧
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爲御史中尉元匡所彈處剛大
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言於靈太后令削封三百户
解嘗食典御剛於是頗爲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爲典
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始解御史中尉
元匡之廢也剛爲太傅清河王懌所舉除車騎將軍領
御史中尉及領軍元乂執政剛長子乂之妹夫乃引剛
爲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嘗食典御以爲扳援復領御史
中尉剛啓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己邑俸粟賑給征
人比至軍下明帝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初元乂之解
領軍靈太后以乂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
示安其意尋出爲冀州刺史剛在道詔暴其朋黨元乂
逼脅內外降爲征虜將軍餘悉削黜終於家永安中贈
司徒公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頗以

文詞見稱宣武初自主書除中書舍人諂附趙脩脩誅坐徙枹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者聽免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以文翰待之及元乂害懌出爲鴈門太守稱母老解郡尋飾貌事乂又大得乂意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爲懌所顧待復自母憂中起爲中書舍人曲事鄭儼儼特信任之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人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咸得濟用時

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爲紇秉筆承其指授尋加金紫紇機辨有智數公當決斷終日不以爲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夜還與沙門講論分宵達旦而心力無怠道俗歎服之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實諂諛時豪勝己必相陵架書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焉紇既處腹心參判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塡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間爾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爲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

尅河梁紇矯詔夜開殿中取驊騮御馬十餘疋東走兗州羊侃時爲泰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從之遂聚兵反共紇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爲行臺與齊神武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遂奔梁紇文筆駁論數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鄭儼字季然滎陽開封人也祖敬叔濮陽太守父籍徐州平東長史儼容貌壯麗初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爲靈太后所幸時人未之知後太后廢蕭寶夤西征以儼爲友及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嘗食典御晝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嘗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爲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寵幸既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城陽王徽亦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舍人常侍如故明帝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爾朱榮舉兵向洛陽以儼紇爲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仲明欲據郡起衆尋爲其部下所殺儼與仲明俱傳首洛陽

郭秀范陽涿人也事齊神武稍遷行臺中丞封壽陽伯親寵日隆多受賂遺進退人物張伯德祁仲彥張華原之徒皆深相附會秀疾神武親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爲七兵尚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神武自至其宅親使録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以下同學讀書初秀忌嫉楊愔誑脅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神武追忿秀即日斥遣孝義終身不齒

北齊

和士開字彥通信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靜帝嘗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曰臣不識北斗神武聞之以爲淳直由是啓除給事黃門侍郎位儀州刺史士開責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公士開幼而敏慧選爲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爲同業所尚天保初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行參軍武成好握槊士開善於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狎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

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文宣知其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之馬城乾明元年孝昭誅楊愔等勑追還長廣王請之也武成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高元海黃門郎高乾和及御史中丞畢義雲等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因被踈斥義雲反納貨於士開除兗州刺史士開初封定州眞定縣子尋進爲伯天統元年加儀同三司尋除侍中加開府及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侯呂芬詣宅晝夜扶侍并

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齎手勑慰諭云朕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至理以自開慰成服後呂芬等始還其日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親握手下泣曉諭然後遣還駕幸晉陽給假聽過七日續發其見重如此并諸弟四人並起復本官四年再遷尚書右僕射侍中如故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後帝屬氣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淚下歔欷而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飲酒及冬公主出降段氏帝幸平原王第始飲酒焉又除尚

書左僕射仍兼侍中武成在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
史之問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
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催喚奸諂日至寵
愛彌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
繼日無復君臣之禮至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
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
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
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
財用唐邕掌外兵白建掌騎兵馮子琮胡長粲掌宋官

帝三四日乃一坐朝書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及
帝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帝謂士開有伊霍之
才屬以後事臨崩握其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
手後主以武成顧託之恩深委任之又先得幸於胡太
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元文遙等謀出
士開仍引任城馮翊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為計策屬
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
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以
死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意不道今日欲欺孤寡

邪但飲酒勿多言叡詞色愈厲安吐根繼進曰臣本商
胡得在諸貴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
不定太后曰別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
拂衣而起言詞咆哮無所不至明日叡等復於雲龍門
令文遙入奏三反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粲使傳太后
言曰梓宮在殯事大忽速猶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
遂並拜謝長粲復命太后謂曰成妹母子家計者兄之
力也厚賜叡等而罷之太后及後主召問士開士開曰
先帝於羣臣之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
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
臣同是任用豈得一去一留並可以為州且依舊出納
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謂臣眞出心必喜之後主及
太后告叡等如其言以士開為兗州刺史文遙為西兗
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
諸寶翫以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
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且先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
喜謂士開曰欲得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
願更入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得一辭

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後主進說曰
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
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復何面目見先帝於地
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
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爲青
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召入殺之復除士開
侍中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仍加以餘珍賂之武平
元年封淮陽王尋除尚書令錄尚書事食定州常山郡
幹武成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卧內遂與太

后爲亂及武成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
大將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御史王子宜武衛大將
軍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
外並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爲領軍恒性好內
多早下縱當直必須還宅晚始來門禁宿衛略不在意
其年七月二十五日旦士開依式早參庫狄伏連前把
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勑令
王向臺遣軍士防送禁於書侍御聽事儼遣都督馮永
洛就臺斬之時年四十八[illegible]是鄴下童謠云和士開當

入臺士開謂入上臺云是果驗儼令御史李幼業立
正將令史就宅簿錄家口自領兵士從殿西北角出斛
律明月說後主親自曉告軍士軍士果散即斬伏連及
王子冏並支解棄屍殿西街自餘皆辮頭反縛付趙彥
深於涼風堂推問死者十餘人帝哀悼不視事數日後
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道盛爲通直散騎常侍又勑其
弟士休入內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鉞十州諸軍
事右丞相太宰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定士開稟性
庸鄙不窺書傳發言吐論唯以諂媚自資自河清天統

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聚斂貨財不知紀
極雖公府屬掾郡縣守長不拘階次啓牒即成朝士不
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爲其假子與市道小人丁鄒
嚴興等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士曾參士開疾患遇
醫人云王傷寒極重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
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爲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士開
深感此心爲之彊服遂得汗病愈其勢傾朝廷如此雖
以左道事之者不隔賢愚無不進擢而正理違忤者亦
頗能含容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罪

即令諷論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者皆非直
道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於酒泉吐根魏末充
使蠕蠕因留塞北天平初蠕蠕主使至晉陽吐根密啓
本蕃情狀神武得爲之備蠕蠕果遣兵入掠無獲而反
神武以其忠款厚加賞賚其後與蠕蠕和親結成婚媾
皆吐根爲行人也吐根性和善頗有計策頻使入朝爲
神武親待在其本蕃爲人所譖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
爲假節涼州刺史率義侯稍遷儀同三司食永昌郡幹
皇建中加開府齊亡年卒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
令萱配入掖庭提婆爲奴後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
之乾阿妳呼姊姊遂爲胡太后昵愛令萱姧巧多機辯
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爲郡君和士開高阿
那肱皆爲郡君義子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
左右大被親狎無所不爲武平元年稍遷儀同三司又
加開府尋授武衛大將軍秦州大中正二年除侍中轉
食樂陵郡幹寵遇彌隆遂至尚書左右僕射領軍大將
軍録尚書事封城陽郡王贈其父司徒公尚書左僕射

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美之爲女是以提婆改姓
穆及穆氏定位號令萱曰太姬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
之上自武平三年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獄
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
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罪
太姬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婆也斛
律皇后之廢也太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
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令萱立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
已而白後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

男爲皇太子而身爲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
乃外求左道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即精神恍
惚言笑無恒後主遂漸相畏惡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
御衣被穆昭儀又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
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後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
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
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尋復黜
胡以穆爲正嫡引祖珽爲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爲
也自外殺生與奪不可盡言提婆雖庸品廝濫而性乃

和善不甚害物耽聲色極奢侈晚朝早退全不以公事
關懷未嘗毒害士人亦由此稱之晉州軍敗後主還鄴
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小皆棄市籍沒其家
周武帝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未幾云將據宜州起
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並因此非命
高阿那肱善無人也父市貴從神武以軍功封常山郡
公位晉州刺史贈太尉公及阿那肱貴寵贈成皐王阿
那肱初爲庫直每從征討以功封直城縣男天保初除
庫直都督四年從討契丹及蠕蠕以蹻捷見知太寧初

除假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阿那肱工於騎射性便僻善
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爲武成所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
相褻狎士開每爲之言彌見親待河清中除儀同三司
食汾州定陽仵城二郡幹以破突厥封宜君縣伯天統
初加開府除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軍別封昌國縣侯後
主即位除并省尚書右僕射武平元年封淮陽郡王仍
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又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并
州刺史阿那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之
下而奸巧計數亦不逮士開既爲武成所幸多令在東

宮侍衛後主所以大被寵遇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
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録尚書事又總
知外兵及内省機密頓不如和士開駱提婆母子賣獄
鬻官韓長鸞憎疾良善而少言辭不妄喜怒亦不察人
陰私虛相讒構遂至司徒公右丞相其録尚書刺史並
如故及周師逼平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
從旦至午驛馬三至阿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小
兵馬自是常事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陽城已
陷賊方乃奏知明即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圍所以彌

致遲緩及軍赴晉州命阿那肱率前軍先進仍總節度
諸軍後主至平陽城下謂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
阿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
三分除一昔國家攻土壁彼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
勝神武皇帝時邪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
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意未決諸内參曰彼亦
天子彼尚能懸軍遠來我何爲守壍示弱帝曰此言是
也於是橋壍進軍使内參讓阿那肱曰爾富貴足惜性
命邪後主從穆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大

家去大家去帝與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奚長樂諫曰半
進半退戰家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
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
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
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
此言豈可信邪帝遂北馳有軍士雷相告稱阿那肱遣
臣招引西軍行到文侯城恐事不果故還聞奏後主召
侍中斛律孝卿令其檢校孝卿固執云此人自欲投賊
至文侯城迷不得去畏死妄語耳事遂寢還至晉陽

阿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阿那肱謀反又以為虛妄斬
子平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阿那肱及閹寺數十騎
從行復除大丞相後主走度河令阿那肱以數千人投
濟州關仍遣覘候周軍進止日夕馳報阿那肱每奏云
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行及周軍且至關
所部兵馬皆散阿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阿那肱表款周
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禽阿那肱
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尋出為隆州刺史大象末在
蜀從王謙起兵誅死初天保中文宣自晉陽還鄴有愚

僧禿師於路中大叫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
時蠕蠕主阿那瓌在塞北彊盛帝尤忌之所以每歲擊
討後亡齊者遂屬高阿那肱云肱雖作肱字世人皆稱
爲瓌音斯固亡秦者胡蓋縣定於窈冥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開府青州刺史高密郡
公鳳少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烏賀鎮大賢鎮正都
督後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三十人送令侍衛
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
被識數喚共戲襲高密郡公位開府儀同二司武平二

年和士開爲庫狄伏連等矯害勑咸陽王斛律明月宜
陽王趙彥深在涼風堂推問支黨其事祕密皆令鳳口
傳然後宣詔勑號令文武禁掖防守悉以委之除侍中
領軍總知省內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
鳳云彊弓長矟容相推讓軍國謀筭何由得爭鳳答云
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後主將誅斛律明月鳳固執
不從祖珽因有讒言既誅明月數日後主不與語後尋
復舊仍封舊國昌黎郡王又加特進及祖珽除北徐州
刺史即令赴任既辭之後遲留不行其省事徐孝遠密

告祖珽誅斛律明月後矯稱勑賜其珍寶財物亦有不
云勑而徑迴取者勑令領軍將軍侯呂芬追珽還引入
侍中省鎖禁其事首尾並鳳約勑責之進位領軍大將
軍餘悉如故息寶行尚公主在晉陽賜甲第一區其公
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每旦早參先被勑喚
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急速者皆附奏
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東西巡幸及山水游戲射獵獨
在御旁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
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

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
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君臣應和若此鳳恒帶
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每咤曰恨不
得剉漢狗飼馬又曰刀止可刈漢賊頭不可刈草其弟
萬歲及其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萬歲又拜侍中
亦處機要寶信尚公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
母鮮于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為此偏相參附奏遣監
造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營宅
郎語云僕射為至尊起臺殿未訖何容先自營造鳳及

穆提婆亦遣孝言分工匠為已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
幸晉陽鳳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上因此發忿與提婆
並除名亦不露其辠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
吏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勑喚入內尋詔復王爵
及開府領軍大將軍常在左右仍從後主走度河到青
州并為周軍所獲鳳於權要之中尤嫉人士朝夕讌私
唯相譖訴崔季舒等寃酷皆鳳所為也每一賜與動至
千萬恩遇日甚彌自驕恣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承接
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輙詈云狗漢大不可耐
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厮養末品亦容下之後仕隋位
終於隴州刺史

佞幸傳第一

通志一百八十四

後漢

渤海鮑宣妻

太原王霸妻

通志二百八十五

廣陵姜詩妻

沛國周郁妻

扶風曹世叔妻

河南樂羊子妻

漢中陳文矩妻

孝女曹娥

吳許升妻

汝南袁隗妻

酒泉龐淯母

沛劉長卿妻

安定皇甫規妻

南陽陰瑜妻

犍爲盛道妻　孝友叔先雄

陳留董祀妻

晉

羊耽妻辛氏　杜有道妻嚴氏

王渾妻鍾氏　鄭袤妻曹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　郭休妻石氏

陶侃母湛氏　賈渾妻宗氏

梁緯妻辛氏　許延妻杜氏

虞潭母孫氏　周顗母李氏

張茂妻陸氏　尹虞二女

荀崧小女灌　王凝之妻謝氏

劉臻妻陳氏　皮京妻龍氏

孟昶妻周氏　何無忌母劉氏

劉聰妻劉氏　王廣女

陝婦人　靳康女

韋逞母宋氏　張天錫二妾 閻氏 薛氏

苻堅妾張氏　竇滔妻蘇氏

苻登妻毛氏　慕容垂妻段氏

段豐妻慕容氏　呂慕妻楊氏
呂紹妻張氏　李晨妻尹氏

後魏

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兒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祁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貞孝女宗　河東姚氏女
刁思遵妻魯氏　西魏孫道溫妻趙氏
孫神妻陳氏

隋

蘭陵公主　南陽公主
襄城王恪妃　華陽王楷妃
譙國夫人洗氏　鄭善果母崔氏
孝女王舜　韓覬妻于氏

陸讓母馮氏　劉昶女
鍾士雄母蔣氏　孝婦覃氏
元務光母盧氏　裴倫妻柳氏
趙元楷妻崔氏

後漢

渤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永早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永昱各有傳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已見隱逸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

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
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illegible]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
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illegible]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
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illegible]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
有道而我兒曹蓬髮歷[illegible]未知禮節見客而有慙色父
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illegible]曰吾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
伯之貴孰與君之高柰[illegible]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
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illegible]隱遯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盈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

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illegible]而汲後值
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隣舍晝夜紡
績常市珍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
問隣母隣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
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
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隣母共之舍側忽
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
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
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平三年

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爲立祀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謂阿曰新婦賢者當以道匡其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人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封其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閤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許昭因上疏言其能以禮讓宜見矜允太后

從之故隲等各得還里第焉昭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
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慧爲書
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
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
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常行路得
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
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
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
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
目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
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
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
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懃養姑又
遠饋羊子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
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
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
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

仰天而嘆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漢中程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己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繇遣散四子許以脩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爲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勑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令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

死項原列女傳云娥投衣於水祖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而沒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旁爲立碑焉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榮常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爲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自有傳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

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爲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財貨爲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爲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

酒泉龐淯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讎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讎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殁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

尊爲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
稱詩云無忝爾祖聿脩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
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釐縣邑有
祀必膰焉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
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
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娉以輜軿百
乘馬二十疋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
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
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
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
人清德弈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
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
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
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
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
常慮爲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弈喪妻爽以采

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采懷刃自誓奕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勑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懽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柰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弈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弈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勑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戶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翫之不爲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犍爲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爲齎粮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法度道亡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者犍爲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

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餘日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曰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水上郡縣表言爲立碑圖象其形焉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子二人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衆皆爲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疋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

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憂惋云

晉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慧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

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躭從子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耳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祜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五年卒年七十九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于杜氏十八而嫠居子植女韡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韡亦有淑德傳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內外以爲憂懼或曰

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柰何與之爲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虎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遂與玄爲婚晏等尋亦爲宣帝所誅植後爲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座預後果爲儀同三司玄前妻子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有名於海內其知人之鑒如此年六十六卒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啻如此參軍謂渾中弟淪也琰女亦有才淑爲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之白琰琰曰要須我見之濟令此兵子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既而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

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鑒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鄭袤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袤先娶孫氏早亡娉之爲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供養至於叔妹羣姊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懽心及袤爲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袤等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貲初孫氏瘞于黎陽及袤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是元妃理從葬豈可使孤寃無所依邪於是遂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以爲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太康元年卒年八十二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之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于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爲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

惠風拔劒距屬曰吾太尉女皇太子妃義不爲逆胡所
辱屬遂害之
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也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
稱之既歸鄭氏爲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
臨終有庶子沉生命棄之石氏曰柰何使舅之胤不存
乎遂養沉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爲妾生侃而
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爲潯陽
縣吏嘗監魚梁以一蚶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

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
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卧新薦自
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以供肴饌逵後聞之歎
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終以功名顯
賈渾妻宗氏不知何許人也渾爲介休令被劉淵將喬
晞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晞欲納之宗氏罵曰屠各奴
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illegible]於爾宜乎何不促殺我因
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爲益州別駕爲李驤所

害驤欲納杜氏爲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驤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爲賊妻也驤怒遂害之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爲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爲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童幼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尅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誡之曰吾聞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赴潭助戰貿其所服環佩以爲軍資于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爲獨

不潭即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若此
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
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曰
定夫人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覩父陰爲安
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
絡秀聞陰至與一婢於內宰猪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
辦而不聞人聲陰怪使覘之獨見一女甚美陰因求爲
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殘悴何惜一女若連姻嘗

奴將來庶有大益失父兄許之遂生顗及當嫁而顗等
既長絡秀謂之曰我爲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等
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從命由此李
氏遂得爲方雅之族中興時顗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
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
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高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
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敝斉此非自全之道嘗
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
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張茂妻陸氏吳郡人也茂爲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爲茂謝不敏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刑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戰敗弢二女爲弢所獲並有國色弢將妻之二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爲賊婦有死而已弢並害之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即遣子撫率兵三千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弈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道韞初適凝

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又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爲塵霧經心爲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措自若既聞夫及諸子爲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刀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迎先見殺恩雖毒害爲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嫠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于別榻道韞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胷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遊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

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之儀行於世

皮京妻龍氏字憐西道縣人也年十三適京未逾年而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隕既無胤嗣又無朞功之親憐貨其嫁時資裝躬自紡績數年間三喪俱舉葬斂既畢每時享祭無闕州里聞其賢屢有娉者憐誓不改守節居窮五十餘載而卒

孟昶妻周氏昶弟顗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初桓玄雅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未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昶愴然久之而

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顗妻云一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顗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緜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何無忌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爲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定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橙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是吾讎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僞太保殷之女也幼而聰慧晝夜誦書籍傳母恒止之娥敦習彌篤每營女工與諸

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歎伏性孝友善風儀進
止聰既僭號召爲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爲后將起鷁儀
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
後堂私勑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
德足居鷁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
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爲身哉
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諫納之
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
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
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
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
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由妾之
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
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羣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
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
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及娥死僞謚武宣皇后其姊英
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於娥初
與娥同召拜左貴嬪尋卒僞謚武德皇后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
廣仕劉聰爲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揚州而廣被
害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闇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
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何謂反乎吾聞父
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
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
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達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言
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
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嫠居陝縣事叔姑甚

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
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
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集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
日不腐尸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
延謨爲太守訪知其寃乃斬此女設太牢以祭其墓謚
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靳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劉曜之誅靳
氏將納靳爲妾靳曰陛下既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
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汚宮伐樹而沉其女子乎因號

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零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虎徙之于山東宋氏與夫在徒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小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若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三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咸有寵於天錫天

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爲人
妻邪皆曰尊若不諱妾誓效死供洒埽於地下誓無他
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以天錫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禮
葬焉

符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
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
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陽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
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勢也后稷之播百穀因地之
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天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
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乎書曰天聰明
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于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
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
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證
者宮室必空兵動焉驚
大喤衆雞夜鳴復聞廐馬
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
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
乃自殺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廻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録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壯勇善騎射登爲姚萇所襲營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殺傷甚多衆寡不敵爲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爲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前殺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照萇怒而殺之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僞右光禄大夫儀之女也少而惋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隣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僞范陽王德亦娉季妃焉姊妹俱爲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既僭位拜爲皇后垂立其子寶爲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資質雍容柔而無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

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吾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此王乎垂死寶嗣僞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僞中書令畦邃大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配享安皇先后言虛實尚未可知宜依閻后故事寶從之其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于豐豐爲人所僭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僞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事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

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尅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僞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絕良久

呂纂妻楊氏弘農人也美豔有義烈纂被呂超所殺楊氏與侍婢十數人殯纂于城西將出宮超慮齎珍寶出外使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相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爲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盡毀之矣超將妻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其可再乎乃自殺呂紹妻張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紹死便請爲尼呂隆見而悅之欲穢其行張氏曰欽樂至道誓不受辱遂升樓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死

李暠妻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
風馬元正元正卒爲暠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
前妻子踰於已生暠之創業也謀謨經略多所毗贊故
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暠卒子歆嗣位尊爲太后歆
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
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舉闚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
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以來有兼并之志且天時人事
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以爲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誡也
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

言猶在耳柰何忘之不如勉脩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
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之此行
不唯師敗國亦將士歆不從果爲蒙遜所滅尹氏至姑
臧蒙遜引見勞之對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
之曰母子命懸人手柰何倨傲且國敗子孫屠戮何獨
無悲尹氏曰興滅死生理之大分何爲同凡人之事起
兒女之悲吾一婦人不能死亡豈憚斧鉞之禍求爲臣
妾乎若殺我者吾之願也蒙遜嘉之不誅爲子茂虔娉
其女爲妻及魏氏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居

酒泉既而女卒撫之不哭曰汝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答曰子孫漂流託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氊裘鬼也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廻矣使者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於伊吾

後魏

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者渤海人散騎常侍愷女也有才識聰辯彊記多所究知時李敷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者皆就而諮請焉

渤海封卓妻劉氏者彭城人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爲詩八章以悼之而劉氏之節遂著於世

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婉順高明而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病且卒顧謂之曰人生如過隙死不足恨但母老家貧供奉無寄赤子矇

眇血祀孤危所抱怨於黃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稚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房氏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曾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坐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

事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啓其母房命駕始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之知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歎而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已者輒屏卧不飧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此年六十五而終緝子悅後爲濟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爲其文曰爰及處士遘疾夙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溥未仕而卒故稱處士云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者不知何許人也事姑王氏甚

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氏以姑老且患私爲醞之爲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首由己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文成義而赦之

平原鄃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爲零陵縣人所殺男玉追執讎人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爲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辠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司郡崔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崔氏九經義學行脩明並爲當世名士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民未見禮教何足責之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溫凊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媿且可置之凡經二

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竟以壽終

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爲妻幣娉既畢未及成禮兒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谷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娉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淩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珠纓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辜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柰何殺之夫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老生以死辠尋有詔標女墓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閹人苻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雖遺其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着密埋之設有著者汚

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家謂不供給之乃
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
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彊輿
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爲
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
衣裳弊陋特免其辠其識機雖呂嬃亦不如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者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
子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
少寡欲奪嫁之劉自誓不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者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
喪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
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者渤海人也學識有文翰孝文
勑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滎陽史映周妻耿氏者同郡耿氏女也年十七適於映
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
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嘆屢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
標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者鉅鹿人尚書任城王澄之母也澄爲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眞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失圖計無所出孟乃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諭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賊不能克卒以全城靈太后後詔有司樹碑旌美

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者平原人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也宣武時金龍爲郡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病不堪部分劉遂率勵城人脩理戰具夜悉登城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城人斬之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城外尋爲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致衣服懸之城內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令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率救兵至梁人乃退豎眼歎異之具狀奏聞宣武嘉之正光中賞其子慶珍平昌縣子又得二子出身

貞孝女宗者趙郡柏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

盧元禮之妻也性至孝父卒號慟幾絕者數西賴母崔
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不起及歸夫
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
家慰喻不解因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及
元禮卒李追亡撫遺事姑以孝謹著母崔終於洛陽凶
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
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都八旬方
達攀襯號慟遂卒有司以狀聞詔追號貞孝女宗易其
里爲孝德里樹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河東姚氏女者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
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隣伍異之正
光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數日不
勝哀遂死太守崔遊申請爲營墓立碑自爲製文表其
門閭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大
道北至今名曰孝女冢也
滎陽刁思遵妻者魯氏女也始笄爲思遵所娉未踰月
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
父母不達其志遂經郡訴稱刁氏恡護寡女不使歸寧

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
奏節閔詔本司依式標牓
武功縣孫道温妻趙氏者安平人也万俟醜奴之反圍
岐州父之無援趙乃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義在
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陪城城竟免賊大統六年贈夫
岐州刺史贈趙安平縣君
河北孫神妻陳氏者河北郡人也神當遠戍主吏配在
夏州意難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爲國征戍道
路遼遠何容身不肯行以孤姪自代天下物議誰其相
許神感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亡及櫬柩至陳望
而哀慟一哭而卒文帝詔表其閭

隋

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容好讀書性婉
順上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奉孝卒適
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踞主獨折節遵於婦道
事舅姑甚謹遇疾必親奉湯藥高祖聞之大悅由是述
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高祖將許
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高祖崩述

徙嶺表煬帝遂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免公主之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而欲與述同徙邪主曰先帝以妾適柳家今其有罪妾當從坐不願陛下屈法申恩帝不從主憂憤而卒年三十二臨終上表曰昔恭姜自誓著美前詩息嬀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於柳氏帝覽表愈怒不哭葬主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年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之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弑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乃自濟北西歸于唐時隋世衣冠並在其所建德引見之皆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復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至切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虎賁郎將於士徵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今將族滅其家公主之子法當從坐

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虎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主尋請建德削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立於户外請復爲夫妻主拒之曰我與君讎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以謀逆之際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絶訶令速去士及固請主怒曰必欲就死方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者循州刺史柳旦女也妃姿貌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相見娉爲妃未幾而恪被廢妃脩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決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苦身死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流涕

華陽王楷妃者黄門侍郎龍涸縣公河南元巖女也巖明敏有器幹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爲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有憂懼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

遇害宇文化及以妃賜其黨元武達武達初以宗族禮之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而撻之百餘詞色彌厲乃自毀其面血淚俱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命將見侵辱我之罪也因不食而卒

譙國夫人洗氏者高涼人也累葉爲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厭服諸越每勸親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彊侵掠旁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節爲其子高涼太守寶娉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也初馮弘之南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于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以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誡約本宗使從民間之禮每共夫寶參決詞訟首領有犯法者雖親族無所縱捨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遣召寶寶欲

往夫人止之曰此欲共君爲反耳欲質君以追君之兵
衆願且無行既而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灨
石寶以告夫人夫人曰平虜驍將也領兵入灨口即與
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若君自往必
有鬬戰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
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步檐雜物唱
言輸賧得至柵下必可圖也寶從之遷仕果大喜遣使
覘夫人衆皆檐物不設備夫人至因擊之大捷遷仕走
保于寧都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灨石還謂

寶曰陳都督大可畏也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宜厚資
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陳永
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率諸首領朝于丹楊拜陽春
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要誘與爲亂
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
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率百越酋長章昭達等內外
逼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
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爲高涼郡中郎將石龍
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

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亡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保境安民高
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澄以南康拒守洸不
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于陳主至此晉王廣遺夫
人書喻以國亡令夫人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爲信夫
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魂
率衆迎洸洸入至廣州嶺南悉定乃表魂爲儀同三司
冊夫人爲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
應之圍洸於州城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其孫暄出兵救

洸時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故遲留不進夫人大怒
遣使執暄繫於州獄又遣孫盎討佛智斬之進兵至南
海與鹿愿兵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
領彀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
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
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祖異之拜盎爲高州刺
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爲廣州總管譙國公
冊夫人爲譙國夫人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署長史以下
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并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

事降勑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於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世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願汝等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叛亡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上遣推訥得其贓竟致于法勑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户贈僕爲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謚爲誠敬夫人

鄭善果母崔氏者清河人也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而死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適人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夫爲無禮寧當割耳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達政事每善果出聽事

母輙坐胡牀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
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乃還堂中蒙
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
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埽知汝
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及私事以身徇國
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
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
自童子襲茅土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邪不思此
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憒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

失亡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罪戾吾死日何面目見
汝先人於地下乎母常自勤紡績每至夜分而寢善果
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苦如此
答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
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汝先人之徇命也當須
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妻子柰何獨擅其利以爲富貴
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名
有所製若憒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
乎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

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閨閤內外
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非自手作及
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
郡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解所供皆不許受悉用脩
理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為清吏煬帝遣
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為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
後善果為大理卿漸驕恣公清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荀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
協齊亡之際長忻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

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
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意焉及姊
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
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為欲共汝報復
汝竟何如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乃於夜中與姊妹
各持刀踰牆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
姊妹爭為謀首州縣不能決高祖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韓覬妻于氏河南人也字茂德父寔周大左輔于氏年
十四適於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而動遵禮度躬自

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
行路每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
無子欲更嫁之女誓無異志截髮自明養夫之孽子世
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
居以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屬
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終
身焉高祖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
節婦闕年七十二卒
陸讓母馮氏者上黨人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
也開皇末爲番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籍爲司馬所
奏案覆得實將就刑馮氏蓬首垢面詣朝堂數讓罪於
是流涕嗚咽親持盃粥勸讓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
切上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書侍
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戮之何
以爲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
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
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美之賜物五
百段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

劉昶文者河南長孫氏婦昶在周尚公主爲上柱國彭
國公位望甚顯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見親禮歷左武
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爲千牛備身不遵法度
數得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轉恣無大言曰男兒要
當辮頭反縛蘧蒢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
輒將歸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
壯士釋而與之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爲餓鶻隊
武力者號爲蓬轉隊韝鷹紲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
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者辟易至於公卿妃主亦
莫敢與校其女則居士姊也每垂泣誨之居士不改至
破家產昶年高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
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肥鮮有人告居士與其徒游
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向南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
相約曰當作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
南寇當於京師應之上謂昶曰今日事當如何昶猶恃
舊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獄
捕居士黨與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
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父見獄

卒跪以進之歔欷嗚咽見者傷之居士被斬昶賜死于家詔百寮臨視時其女絶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喻之其女言父無辜坐子及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士聞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興門之男固不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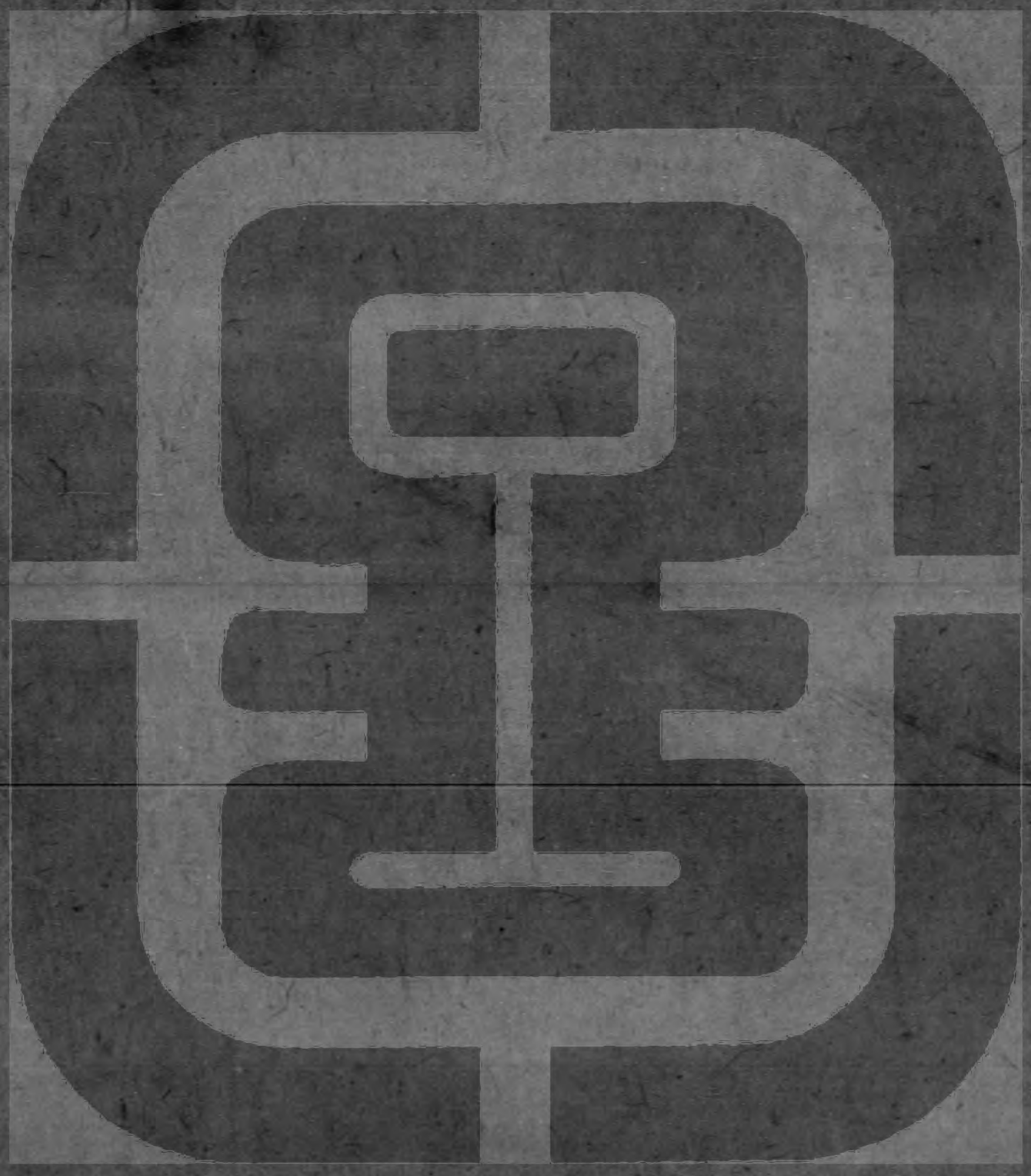
鍾士雄母蔣氏者臨賀人也士雄仕陳爲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爲嶺南酋帥慮其反覆留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攻城遣召士雄

士雄將應之蔣氏謂曰汝既背德忘義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遂止蔣氏復爲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爲官軍所敗士聞蔣氏甚異之封安樂縣君時伊川寡婦胡氏者不知何許人妻甚有志節爲邦族所重江南之亂諷諭宗黨守節不從叛逆封爲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間姑及伯叔皆相繼死覃氏家貧無以葬躬自儉約晝夜紡績十年而葬八喪爲州里所敬高祖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盧氏者范陽人也少好讀書造次必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漢三諒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家見盧氏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凶悍怒甚以燭燒其面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裴倫妻柳氏者河東人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渭源令爲賊薛舉所陷倫遇害柳氏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群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女等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於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死井中

趙元楷妻崔氏者清河人也甚有禮度隋末宇文化及之反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請以爲妻崔氏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終不爲賊婦群賊裂其衣縛於牀簀之上將陵之崔氏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受處分賊遂釋之妻因取賊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

任加刀鋸若見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措後得殺妻者支解以祭崔氏之墓